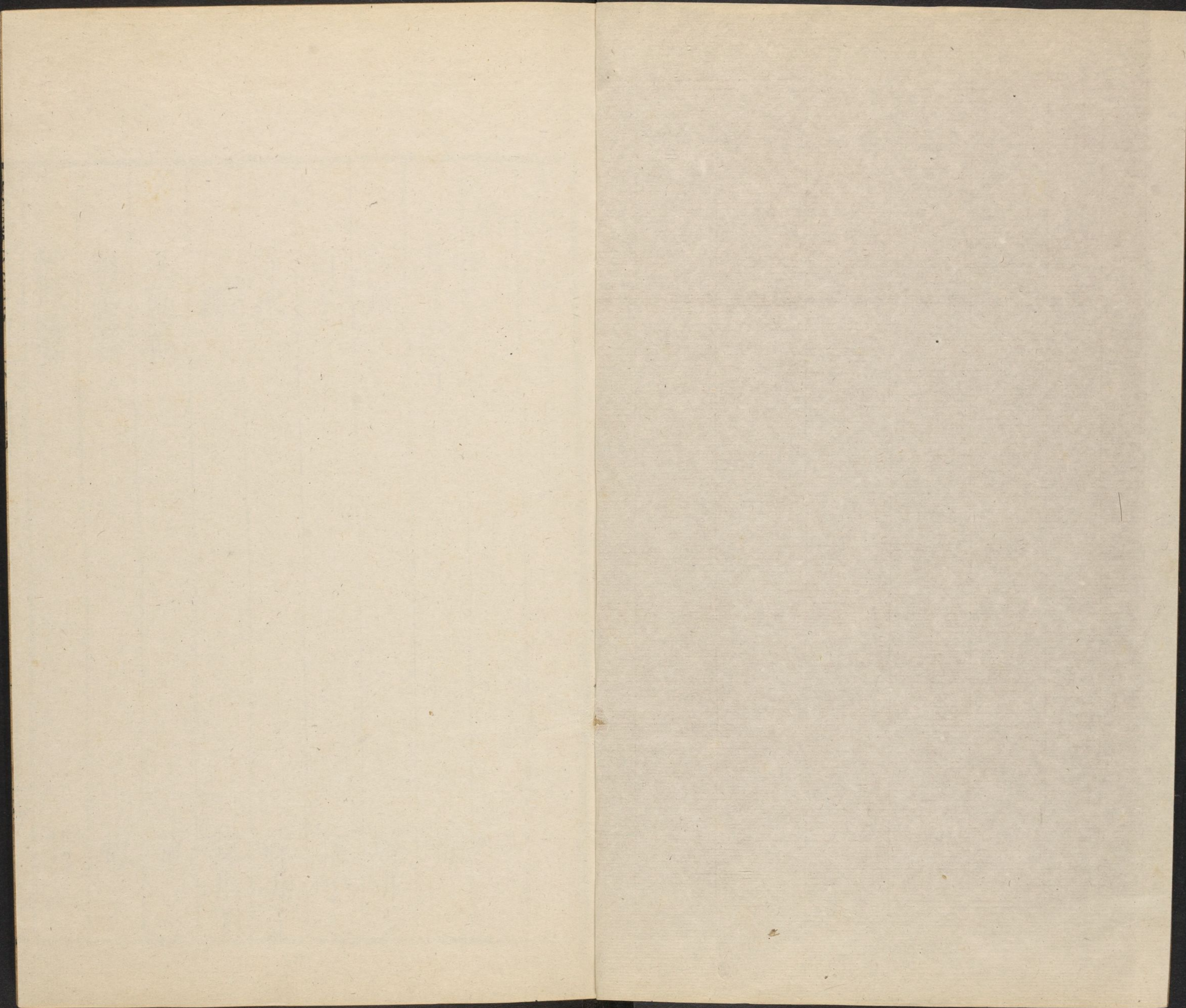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四



文編卷之二十五目錄

論

非十二子

八姦

行軍

詭使

說難

王霸篇

解蔽篇

性惡篇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荀

韓非子

孫子

韓非子

韓非子

荀

荀

荀

正名篇

正名篇後

荀

荀

文編卷之二十五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非十二子

荀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齟字鬼瑣彼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

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
陳仲史鱗也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
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
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
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
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
治怪說玩琦辯其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
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

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
猶然而林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
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
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
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
之罪也若夫總方畧齊言行一統類而羣天下之英
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簞席之上
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
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錫之地而王公

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夫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
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八姦

韓非子

○照妖鏡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

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

文編卷之二十一
論
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
處約言事事成則益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
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
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
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
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
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
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
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
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辯說爲人臣

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
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
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
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
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
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
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
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
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
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

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行軍

孫子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之上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

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蘄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

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會者軍無糧也懸鈺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言翁翁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自心也敵情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

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益多也雖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今七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詭使

韓非子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日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

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賞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賢者顯名而居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

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婁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重說賢者顯名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

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
稱而不可用行而垂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
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
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
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
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
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
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
倉廩奸人賴賞而富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書
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

今死戰之孤饑餓乞于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
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
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
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
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安者
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
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
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
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
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

者無宅容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
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割下也而
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間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
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
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不禁其行不破其
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
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
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爲重也
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紹級名號誠信
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

○重說好人賴賞

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不法行威
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立法令者以廢夫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
私學嚴居宮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
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
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
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
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
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
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

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
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
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
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說難

韓非子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
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
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說得不著的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
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

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

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

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

○說得善的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

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

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

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

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

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

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強以
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
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
所愛則以為籍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經省其說
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畧
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
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善說處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
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云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

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
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
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
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
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
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
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
概之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智其計則毋
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
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

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雖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入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八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

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

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踈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王霸篇

擇相

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暴也

崇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潛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

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鎬皆百里之地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

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霸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鬪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

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誣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

帖身一層

善爲擇道然後道也之塗蕪歲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曰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

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強國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如是者強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疎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

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

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強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

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簾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

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彘共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上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修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羿鏞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

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
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
莫若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至遠則莫若王良造
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
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
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夫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
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
食之重財而制之令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
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

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
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
侈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之
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
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
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
體好佚而安重間靜莫愉焉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
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牢天下而制之若制
子孫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
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違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

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踈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

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
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
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然後皆
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
要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
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
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正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
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若夫
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
徒有數喪祭械用官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

尋丈莫得不修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
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
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本朝而不當
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
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故能當一人而
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
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
爲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
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霸齊桓公閨門之內

懸樂奢泰游玩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
 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素
 大舍是而孰足為也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
 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
 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
 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
 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
 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以見誠以齊矣則
 幽間隱僻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則以化其上是治

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一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
 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
 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
 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
 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
 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
 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
 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
 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

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
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
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
使之成用國

解蔽篇

荀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
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
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
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
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

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
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
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
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
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
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
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
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
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
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

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繫於赤旆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

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寧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強勉之強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而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懿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

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

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滅也然而有所謂虛
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
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滅也然而
有所謂虛不以所已滅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
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
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
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
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
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將事道者之一則
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一

而靜謂之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
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久遠䟽觀萬
物而知其情叅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林官
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
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
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
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
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
形可劫而使誑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
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

其精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
人真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
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
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
知者擇一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
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
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
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
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
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

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
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
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
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
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
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
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
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故好書者衆矣
而蒼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
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

獨傳者一也僇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常有兩而能精者也會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解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臥而燂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強

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強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滯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踰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啣啣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

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被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定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以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

必有弊鼓喪八脉之費矣而未 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嚮是而務士也

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詛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之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強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

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祈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強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曾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

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性惡篇

荀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櫟枲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

